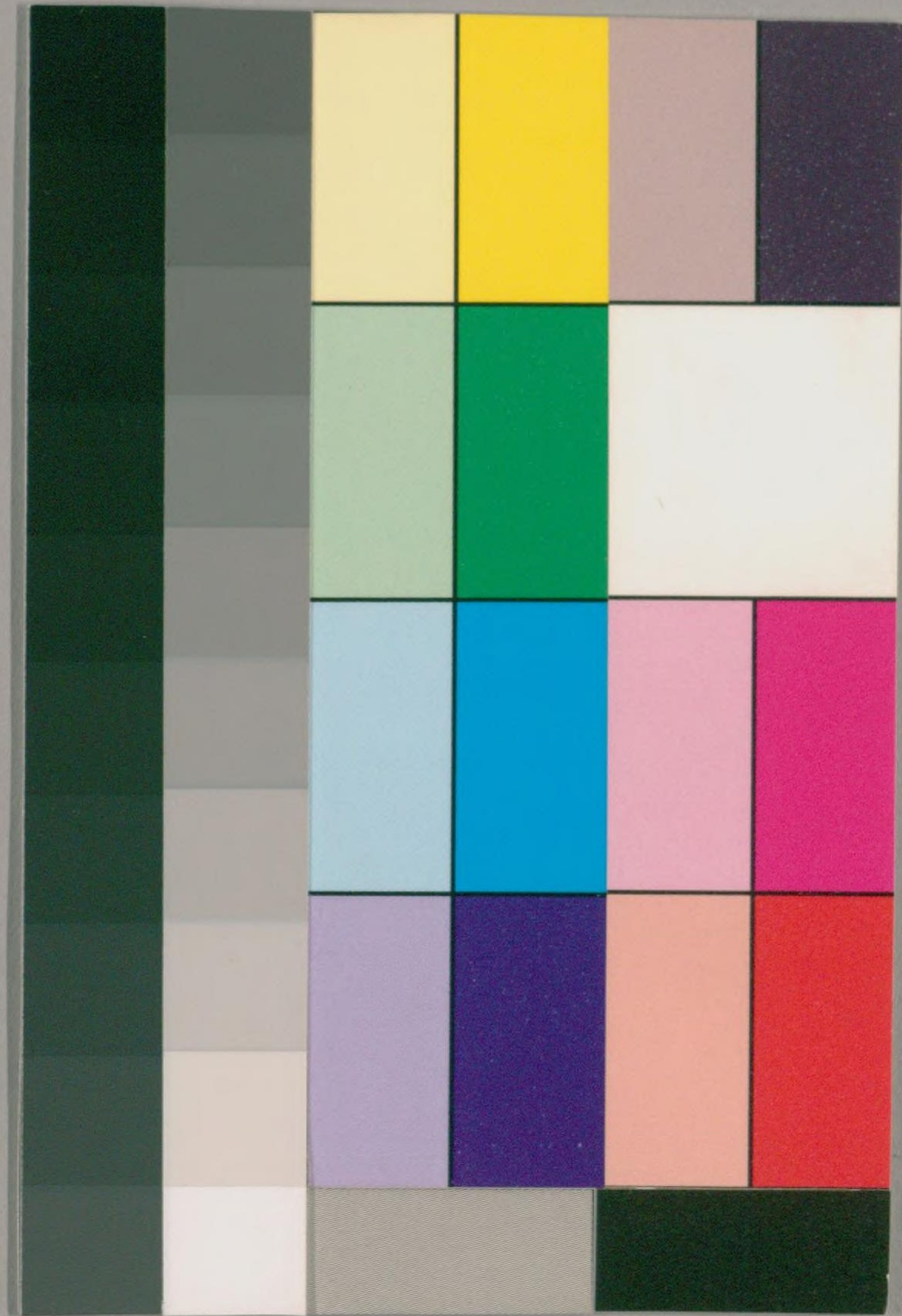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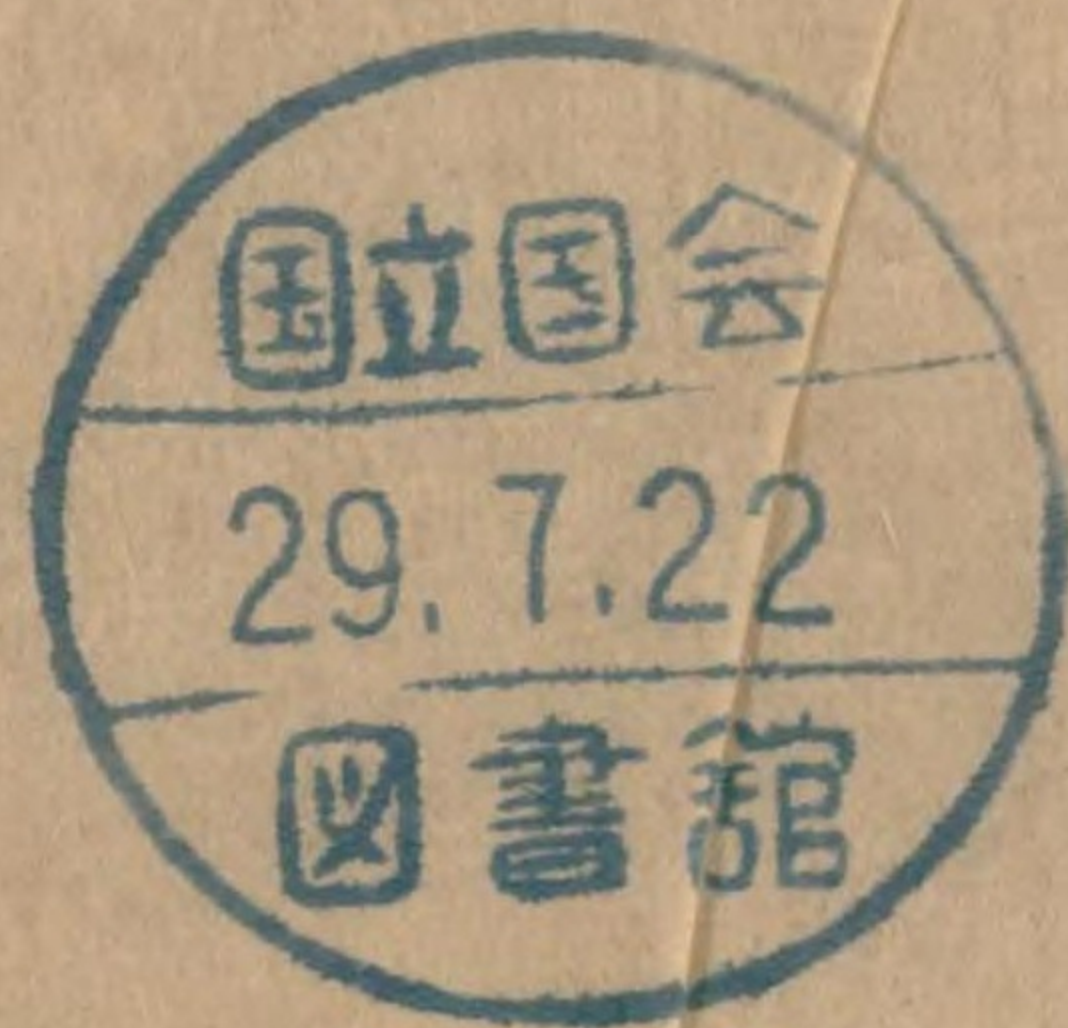


日知録
十卷
七
九

049.2
Ko357n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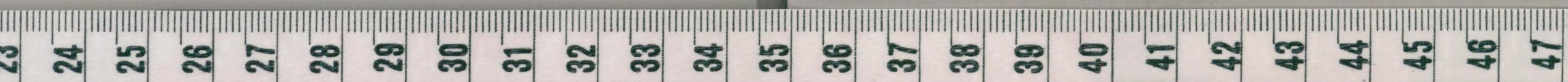
336131

日知錄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
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
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
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
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
十人在外府學四十八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



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

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為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

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為

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

名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准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收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收送應

試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贊之言先是稟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准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

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

員不過數十人故攷試易精程課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

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為吏不及

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

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

吏成化初禮部奏准革去附學生員四年五月已而不崇

行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攷試不中生員稟請

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稟請納米六十石免其克吏放回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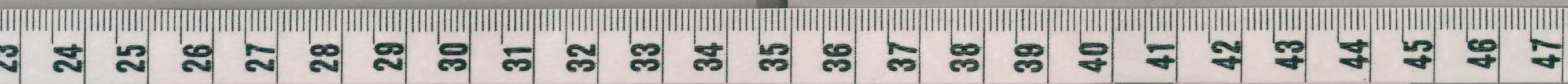
不以後嗣軍賦饑幸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

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而教官提調官亦各

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知後日之濫且

情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勳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

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為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分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為民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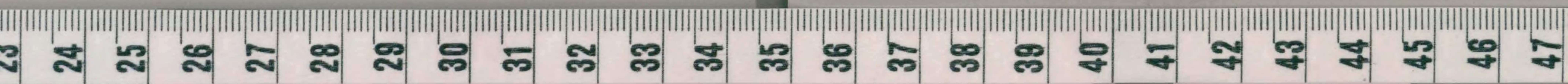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

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

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為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攷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攷其勤惰今因設

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切職之古也得旨
申勸仍合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
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終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
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
上不允
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
其條例曰
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
其條例曰
 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為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邀致端重俊秀子弟補充當時生員有闕方今克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繇此而准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



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
選賦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為遊手
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
之患切其有不亟為之所乎

其中之劣惡者一為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

成羣投牒呼謀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

者輕罪克吏免追贖米若犯受贖盜盜

籍并舉其效飲酒居喪娶妻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兌兩

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兌鄰道儒學齋夫膳夫

原籍為民示警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得官役偽

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

崇禎有日秀孝問汙潢池謂舉人亦有嗚呼養士而不精

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巳酉右少監武良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

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

乞人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

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

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稅政遂

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俑之譏部議倉廩稍資卽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竊其君子欲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取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衆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攷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

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
 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
 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饒取士異術苟濟
 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
 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
 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隕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
 天地安有拾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
 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騷至
 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為人才

之本而以教化為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
 奏臣原籍吉安府白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
 至有二三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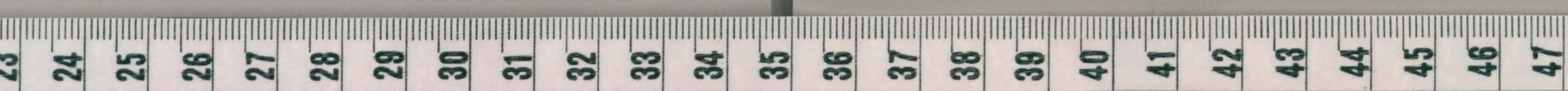
中式額數

今人論利輿多以廣額為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為美議

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

員外郎上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
禮部侍郎 杜甫詩 下考功第先是考功舉人請託

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此謂計諸
科之數丘一切覈其實



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
 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
 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總
 十四五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
 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為此不但為刻薄之名而
 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為矣

高蹈傳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
 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
 選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

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

賈餘傳太和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
 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
 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八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
見曾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
 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習之
 偷亦自此始矣呂氏家塾記言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曾哀公用莊子之
 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



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髮五寸情遊之士也今將來編者之人而適得情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莫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祇膺寶歷設筮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奏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淡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

獨鑒未周必資僉議受命朝賢工事精加詳擇咸以為關
 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
 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劔南致力全不答所問崔慎
 感劉濟等勸為本郡克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
 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廢
 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為鄉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為
 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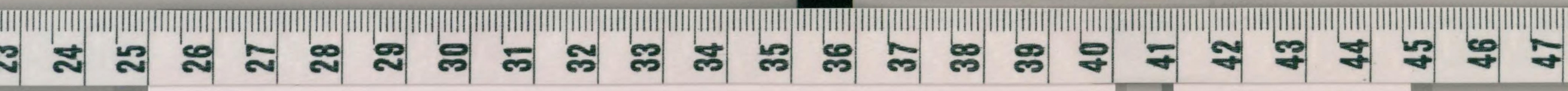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各進士諸科及第

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此仁宗末年姑息之政

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
 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
 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忠朝廷始囚其家屬
 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
 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為天下後世士
 子無窮之利也既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
 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
 糺繆殿五舉今謂之諸科初場十否不通者殿五舉第二
 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
 舉之數未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
 勅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為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
 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
 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克吏提調教官加例責狀今
 歲貢廷試亦無黜落之科取士大抵為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魏徵志舉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文宗好學嗜古擢輩以經術位宰相淡嫉進士浮薄屢請
 罷之公主傳魏徵公主下嫁王上平得拜更賀州
 武帝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
 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然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
 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闕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
 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
君子之進不繇是途則自以爲慊苦董此繇時君之好尚
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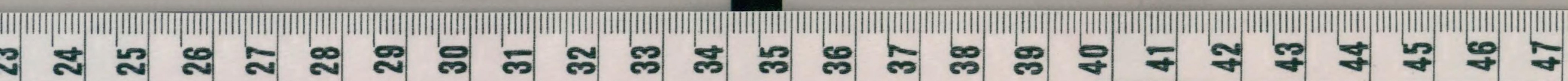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
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
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
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
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
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
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
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
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工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
曰俊士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
部又復試之詳下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



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
無休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
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
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
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
向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
此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
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
一第之內旣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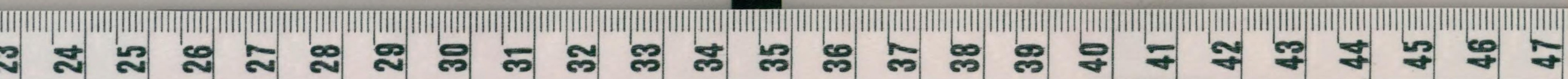
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
節之士也假使揆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
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揆籌之中者寧可謂揆籌爲取
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
妄之輩克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
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
其法以諸生掌其書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國初薦辟之法旣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
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



乃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
 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
 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
 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
 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
 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
 簡而眾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謂唐武備嗚呼
 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
 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為變通之計乎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
 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
 魏孝文時于烈為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
 黜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車葉
 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
 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珩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
 穀士皆及第為段文昌所奏指擿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
 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合舊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

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

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婿源重故相寶易直子織監察御史

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救遣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嚴府元龜唐書楊

嚴傳又有楊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

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彥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

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

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救放及第舊唐書大中末令狐綯罷

相其子滿應進士舉在父中罷相前按文解及第議大

夫崔瑄論滿子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助疏留

中不出舊唐書令狐綯子滿傳大中十三年綯罷相為河

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崇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親

當故相扶之子及滿皆大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瑄論滿罷

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在鎮之日便合滿納卷貢闈

豈可以父在權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

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綯方出後梁開平三年

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

省轄固有避嫌宜合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

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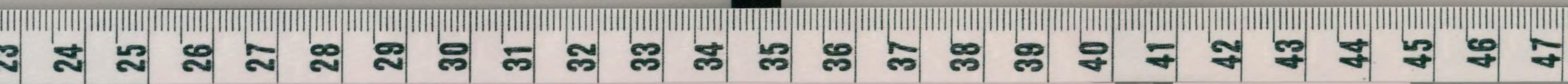
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祚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
 祚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開覆
 試山堂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
 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
 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監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
 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
 寒競進繼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山堂有人
 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
 之是也宋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

父德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指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
 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彦博等言
 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
 國子監主簿是也山堂及去舊唐書言王業古學善而
 屬文以季父韓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
 趙夔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接置親黨於要
 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
 不避親之說始以子秀列侍從繇是循習為常今宜杜絕
 其源宋以此為防猶有若查檜子熺孫頊試進士皆為第
 一者請放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首時有詩云何處難
 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

日知錄

卷之十一

四



經士先收執政見此時無一盡何以展愁眉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

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

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名家屢薦歷中

翰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竊

入仕之塗而厲利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

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

甚為當時所醜有張爽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

手為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為菊合以其事白於范陽

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

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其第者十無一二焉兩手持

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為武當

太守晉卿為安康太守復貶倚為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

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土子皆以為歲笑或託

於詩賦諷刺者判官禮部郎中裴融起居舍人張烜監察

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親於進取益

恐其請托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實儀皆待以甲



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賤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
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
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
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
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
嫌不合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歷中王伯庸
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
今制惟知貢舉與試者宗祿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

政子弟擢上第者相與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
狀頭天下不以爲私矣江陵諸子異矣萬歷癸未蘇工部
獲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
然蘇取之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
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叅之高等而其後議論遂
起座主門生皆坐視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爲失
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
益多端矣景泰七年大學士王文陳循以其子鄉
試不中至具奏訟寃爲皆准令會試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實錄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舊

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合南北各退五卷

為中卷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戶

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何日定為南北之分不

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

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士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

公孔子大賢如漢曾墨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

王驥左都御史王黼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

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會試命仍

分南北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

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

四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安德裕作愚日九人而已蓋天

下未混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以南之秀其後又別

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辭合故優取庶學二

年邑武羅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和不得然五路舉人

尤為疎略黃道夫榜傳應至第四甲竟錄第...

日此人向經過省知舉信道對以立整人用分...

名過省上命降况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

作第五甲未况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

矣今南人教小學先令為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

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北獨調平仄者于室之邑幾無一

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此北也愚幼時四書本經

與讀全注後見庸師餘生欲速其成多為刪抹而北方則

有全不讀者王觀野與鄭少滯是學書言關山士不讀朱

注不看人全性理通鑑諸書當嘉靖之時已

如欲合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而通其得失固難

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此經注疏為何物也間有一二

日知錄

卷之十一

二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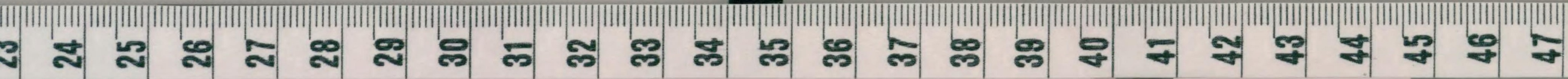
...



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僞皆出於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套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終秀驕驕之歎也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三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儻蕩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為言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為主如糊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合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已用之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冊府元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翰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唐任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鄴試進士東都吳武陵



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此知其賢
 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
 郎王師旦所劄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
 浮靡非合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温
 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
 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
 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合狐瀉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
 露是累年不第本歷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
 故不中第冊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

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合有司詳定考試條式
 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
 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
 或非人望文獻通考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
 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
 貢舉條制多所闕防益為自設也山堂叢書蓋昔之取士雖
 程其一日之文亦察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
 於朝廷李諡傳舉進士真宗問其至孝擬第三人當時尚
 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建欄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

日知錄

卷之十七

六



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且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
 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蓋曼錄言彭年子彥博
海島其孫達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而范仲淹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
 膽筮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本傳
 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
 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曾不
 能起而更張之矣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
 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
 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有詞藝竝不得申送
 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
 官及司功官竝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
 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數
 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道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
 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
 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當
 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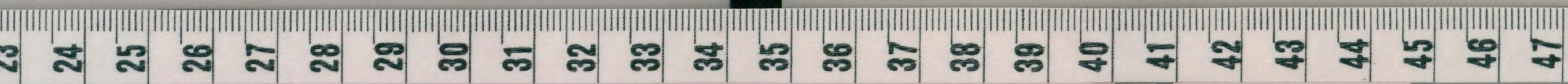
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淡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羣羣地言玉作舒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明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款登科尉遲汾作張李紳張後餘李翺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登第公與焉及第者皆赫然

有聲原其所以亦綴梁補闕蕭王郎中從外之來其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據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翺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一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郊

日知錄

卷之十一

三



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撫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取
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吏之閒
亦不能摘辭誤味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
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
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與傳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
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

羅懷遠載疑其為奸非所以求忠直也

李氏傳年二十

唱名乃人賤底之明日

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扶隱無所不

至士至露項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槩而出者
然狡偽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朽楊之辱
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別鑿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
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
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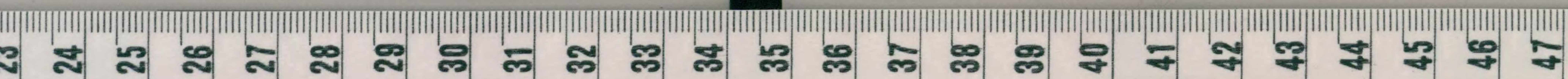
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
為有同所熟者多不省已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操於主司

日知錄

卷之十七

三

336131



細故訪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
之萬歷末劉肇嗣言上之防士如防姦偷而旁觀之伺
主司如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
何寇盜

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
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為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
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
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
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後列履傳初舉進士世宗故大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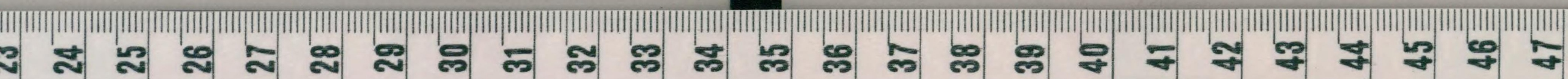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之既
可防黜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
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之漢唐
之事豈難做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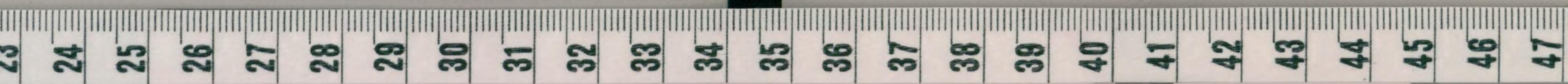
朋黨之禍座主字見合狐顧傳蘇州白使君詩
度自離人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兩復
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復
第時亦在焉人謂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覆奏
陽氏上下門生



奉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
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
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
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
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
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其曲
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請主司第勸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客生拜主司答拜乃敘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

舉行乃是期集又有由會題名席 奉軍國史館
列名于恩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南宮學子謂之題名
會言 奏教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

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闕並
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養
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廟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
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
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自為恩門師門并自稱
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者浙漕
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



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太
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譽

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顯黨之

禍亦不減於唐時矣王元美亦不孤錄謂嘉靖以前門生

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七

唐時風俗之傲揚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唐崔祐甫議以為自誤徐孺子於故舉士之喪徒步千里

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後

魯樊隆傳言邵國宗子康率取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

爾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

或掩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合于孫以歸名位

肯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

不返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夫參伍之於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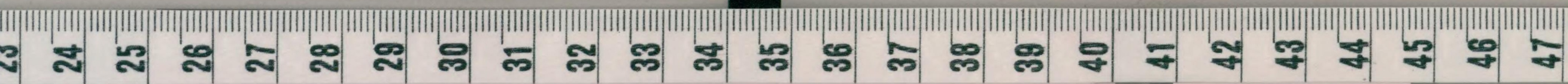
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論終成就或資其力昔人

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

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捷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

互官力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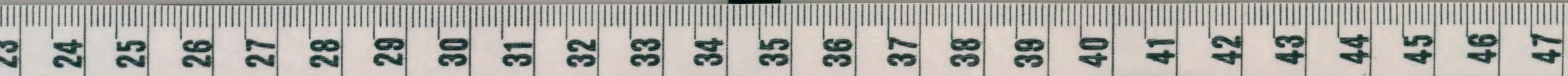
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
 於滎池開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
 符守境勸民耕桑肆首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
 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官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
 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
 嘗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
 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鄧賢議之若此類者非一然荀
 嘗通儒於義足責魏景元元年傳立舉將儀射陳公薨以
 義斷之服弔服加麻麻可也三月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
 效之求與備之以此論為元

禮多不親至亦則隆情系以顯顯報在乎其門此又私
 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耆老
 入止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克
 備既而遇其父兄子弟事相愛與魏志衛瓘傳夏侯惇為
瓘出使秦以為未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
 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
 積一門是二公者若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
 私之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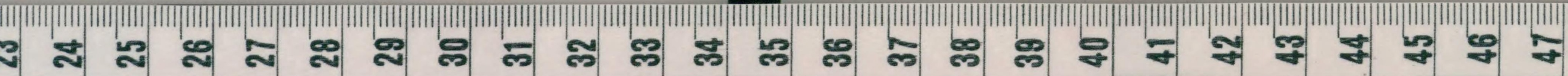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為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為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鏘而宰相合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年生得罪於黃風谷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熲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邕起同歲又云蕭合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武故事公合曰顧視同漢敦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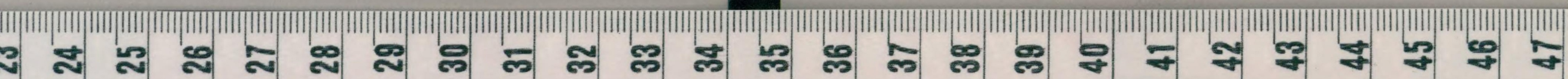


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
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健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
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卽今之同年
也惟吳志周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騭
傳言與廣陵衛旌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
義衰非一世之故矣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類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
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
滿一歲試通一經者擢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

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從後輩試試通二經
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
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
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
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
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繇
此也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
北夢瑣言疑知貢舉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同
空先輩一人而已今攷吳志闕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
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



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官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隘矣漢繁露又謂唐人已繁者其自目曰前進士亦倣此也晉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渾水燕談錄蘇德詳漢相馬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令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

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鬻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入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冊府元龜

年五月敷自今已後一母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八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

元年二年三年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從之士之及第

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

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東萊呂氏曰唐

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

或蓬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

日凡進士及第有方與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自宋

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任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

日知錄 卷之十一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

身者无日餘人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入百一人皆先賜

綵袍鞵笏 晏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

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

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陸游南唐書言

馮延魯子俱韓熙載知貢舉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

俱儀儀儀仇人宋繼取各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

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

親史冊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

有資歷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太宗德王

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况進與舉人

從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

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

時明諸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

以後始長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

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

年則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首職莫敢望焉唐二甲之除

猶為部屬崇淨長倚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



而以管陞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劉矢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武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衣飯爾後狀元及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又言魏誅豪上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出疆寇凱歌勞還慰是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侈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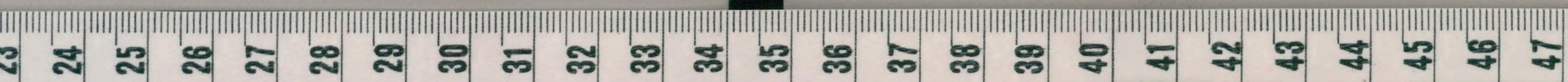
而忘實事即太宗有以謂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闕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



身特奏各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
 人士入侍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壞
 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
 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
 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
 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
 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
 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
 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擢其害乃即

但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
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補業進士
 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名次謂之恩榜語不
 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
 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貢王謁帝之榮為閑老酬勞之具恐
 齷齪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贖識於泥塗快
 藉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恩黃髮足以禱
 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
 可使斷斷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為令凡申
 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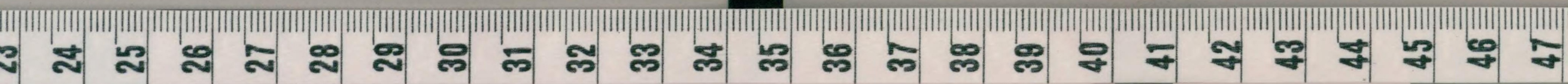


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宗孝
南豐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各年六十人母在縣尉元更
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寬
學正
山長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
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
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耆聽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
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人在名場才沾
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
德祥奏據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

四王希羽年七十二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
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等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大
予較書此前三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酸而收
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
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
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
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視聽不堪者皆罷
為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



准此例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生員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

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

文移者皆罷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

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為民九年

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攷

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為民宜廟精勤吏

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疆而往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

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

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

吏謙勝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

年合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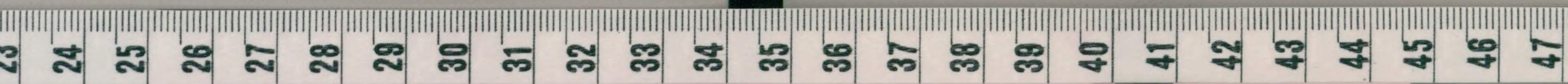
弁兮已則銀黃之列死期漸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

徒墮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

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在實錄洪武十三年三月戊

者皆聽致在無官之人一切勤惰是雖蚤於古謀之十年

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



日知錄 卷之十一
喪不得補選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壞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

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

教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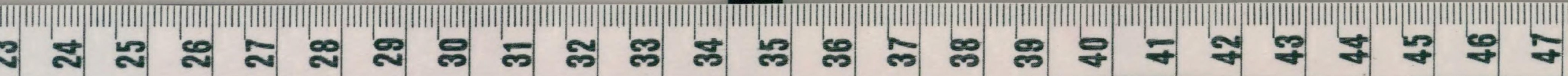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克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通書今天下學官選以資格授疆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存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

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
 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
 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
 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
 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可言
 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
 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為餽
 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准會試不中式舉
 人考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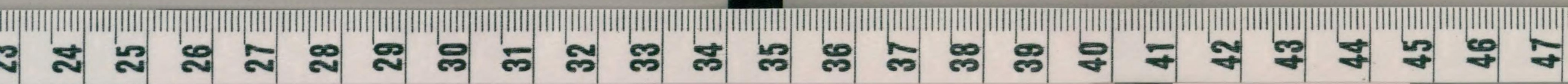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延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廷奉立
 師將以陶銘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
 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環金費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
 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
 中亦往往玩愒多年徒是歲闕待次循資濫升監丞侵奪
 老舊授以一官但知為身家之謀豈伏有功名之念是則
 朝廷始也聚羣鴉而飲朕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
 考選則人材日墮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



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為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為能事而不知尊吏故也學校之師以庸鄙克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為教而不知至矣之道緩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德僕豈拜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為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坊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為尊庶師道日尊備風興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通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章布乞訪其言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宰序以表率

多立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善誠為松江府寧教授與丘克莊全希奕同官當時分教育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或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巽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



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志曰東人張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

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

書於朝者或權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

始著為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才貢之士為

之間有餘人進士除授者而外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

之歸者率以簿帛升斗之吏視之而不伏崇以體貌是以

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

而得藉權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

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

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於鄉舉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

帝所請驅迫廉揚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有能反此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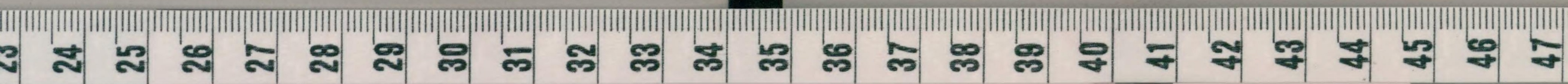
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

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

之變不聞武學有樂侮者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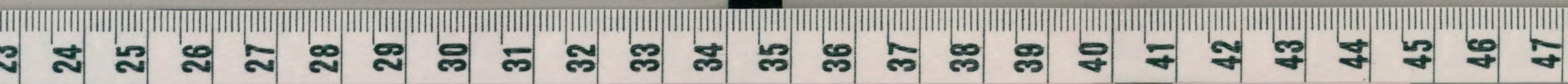


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
 京府儒學之制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中備寧遠侯在
禮請革武學不允 景泰間廢武學天順
八年十一月丙辰 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
復設京衛武學 錢學已廢武學生朱大用上疏劾揚一清英崇禎四年南
 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
 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貶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一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
 以至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左

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
 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
 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
 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
 儀制主事一人教習一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文
部設學於虎踞關近而士人教習
武臣子弟之一於錦衣衛者 成化中太監汪直遂
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 例不果行
 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朱劉敬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
 者冠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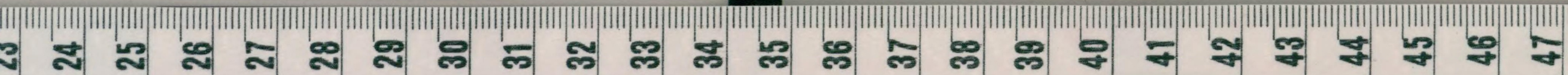


信是以無鄙倍之色聞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善
人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
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纒胡之縷短後之衣填
目而語難拔劍而疾師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
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
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
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騁於是乎有縱橫之
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者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

以是獲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猶
也吾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
也

因勳衛子弟不待已而立武學乃宜以孔子為先師如前
代國學禮焉公唐開元改為孔子廟公尚不祀于學而況
太公平成化五年學武學國子監監丞關漢錫言古者廟
必有學受成獻饗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
見有空堂數椽乞敷所司改為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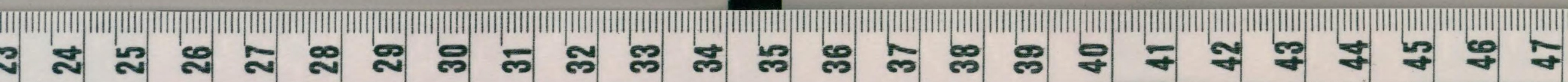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
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合有六學焉一
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
學天官九載置廢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學
先師後更曰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東修既行筵
席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
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
其外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第四門師長序八方俊
進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彦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
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及隋末即席鱗差攢弁
如是連襪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
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損
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各其業於是道器兩亡
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道經為吏

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
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破麟者限試一經昔王
綏作儒吏論以為先王博陳其教輔養民性使刀筆之吏



皆服雅訓竹帛之儒莫通文法故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翼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後漢樂巴為棧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讓令習
 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顯邵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
 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願吏人講
 學詩然則昔之為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
 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表文格詞言天下未有
 舍儒而可以為吏者
 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
 白雲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

小人學古... 卷之十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
 又而錄列之書...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又而錄列之書...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又而錄列之書...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
 又而錄列之書...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



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天曆二年

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凡器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

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為二途非也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途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

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

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

學識達於體履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

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擊永等

為序班論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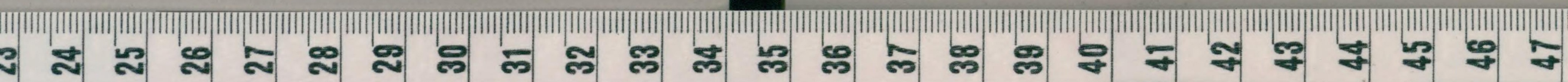
宣德三年三月丙辰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各身授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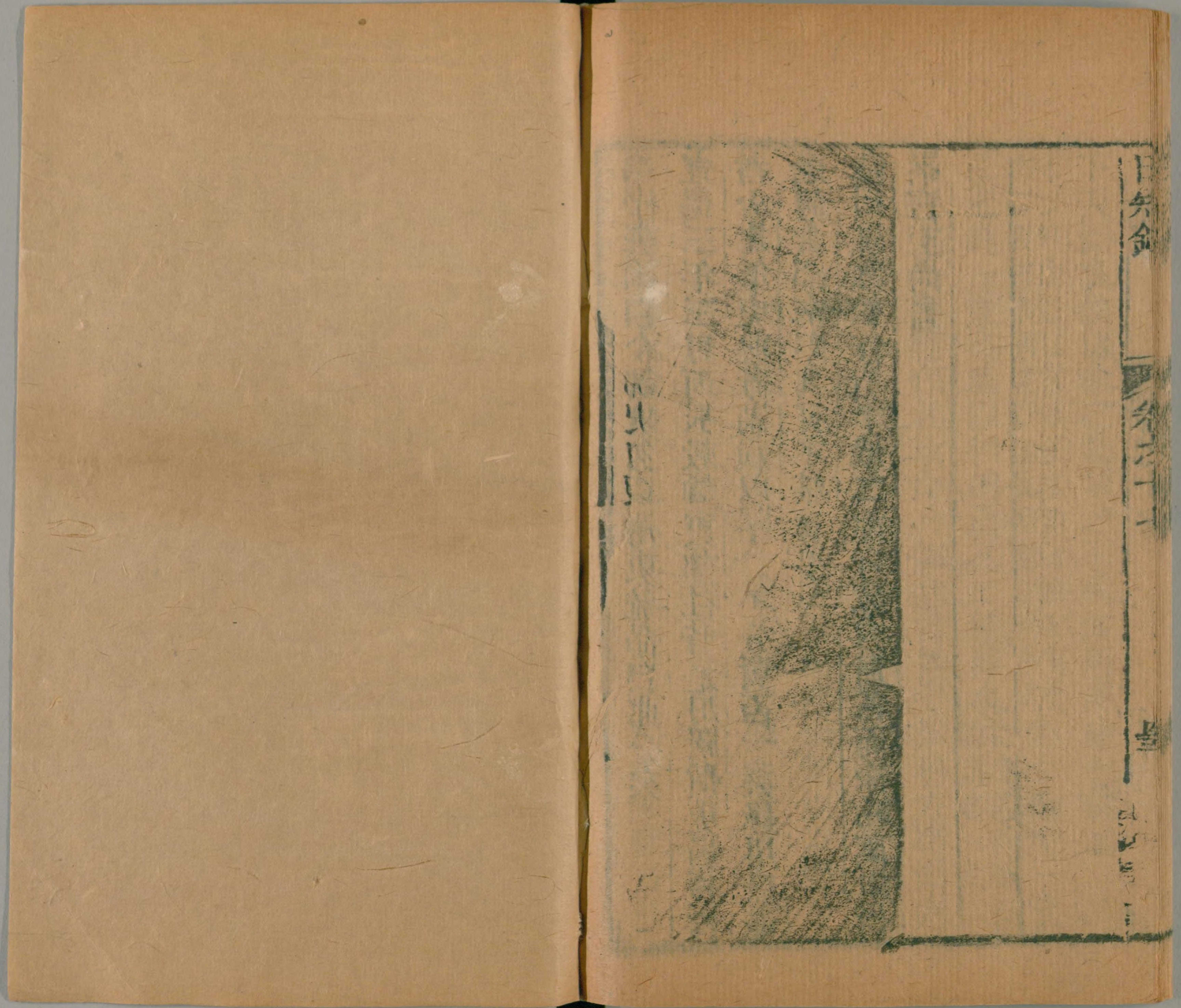
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槩錄用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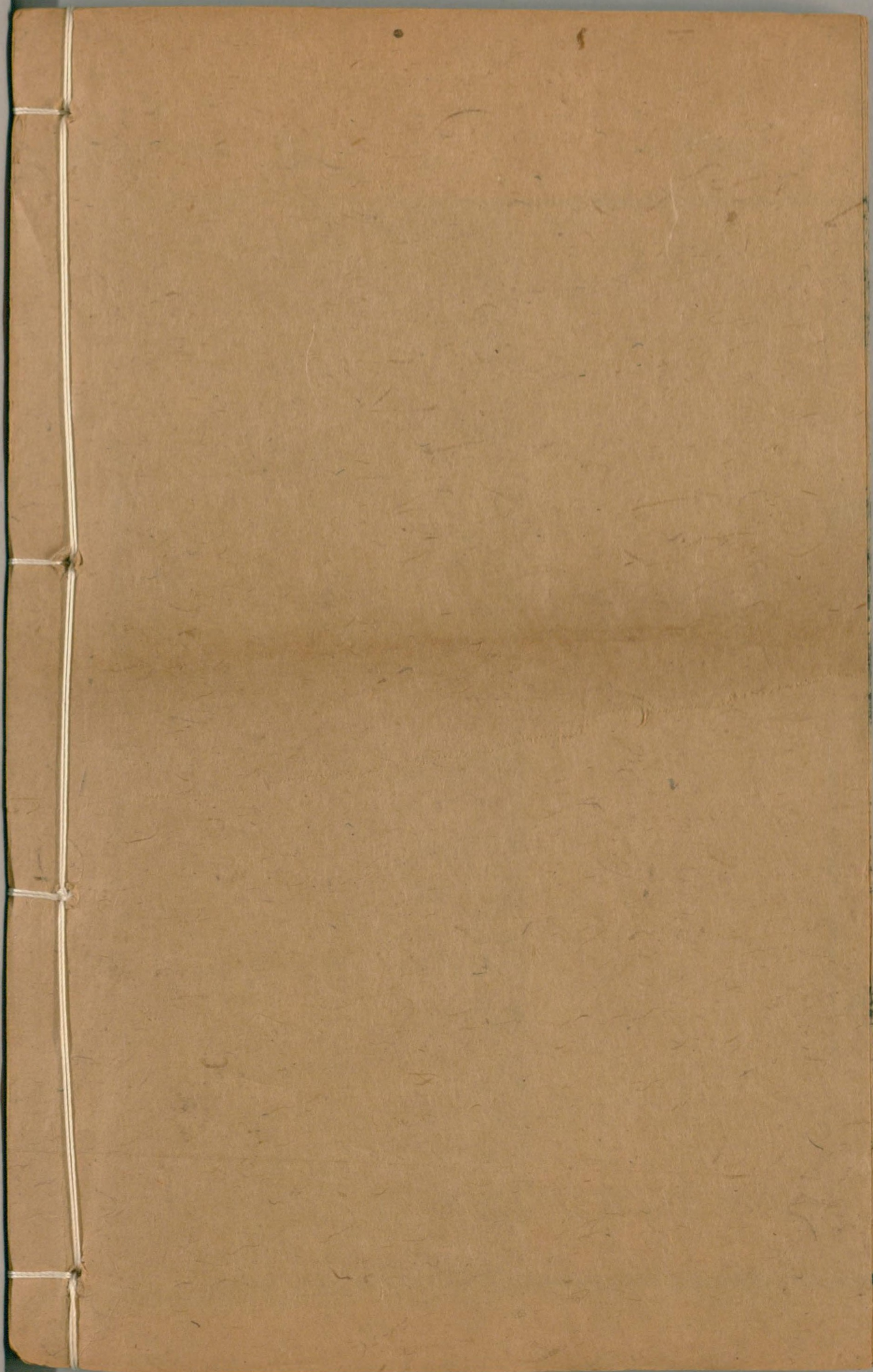
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况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

累官至尚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